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宋 建安袁樞編次

太倉張溥論正

丁傅用事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

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怪之以

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

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豈令誦詩通習能說佗

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令不能對論尚書

帝以中山王
為不能而賢
定陶王

通鑑紀事本末

昭儀王

得傅太后

賂勸帝立

定陶王爲嗣

廢及賜食於前後鮑起不係解帝由此以爲不能

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爲

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

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

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帝亦自

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

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

宜爲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

漢方進上根
廉褒朱博議

定陶王升
議立中山

王上不從光

議

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
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
爲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上
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
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
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
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
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
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

孔光左遷廷尉

楚孝王孫

景為定陶王

後

太后令傅太后得至太

家

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秋
八月中山孝王興薨冬十月上以太子既奉太宗
後不得顧私親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以奉恭王後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
視及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
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
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
秋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
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

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三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夏四月丙午，太子

卽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傅太

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

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

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

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

相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

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

孔光議定陶太后宜改築宮何武言可北宮帝從武言而傅太后遂朝夕至未央宮要帝

帝納王莽師
丹言免置
為庶人而傅
太后大怒

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太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論諷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

傅太后不悅
侮喜令其卷
病帝以何武
唐林之言諫

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傅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舅子滿爲平周侯。皇后父晏爲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爲新城侯。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

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

李尋請崇陽
加陰以強本

朝

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
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闇者日尤
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
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
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
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
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
聞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
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

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爲本。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汝潁漂漏。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冀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

師丹書數十
上多切直之

言

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
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
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
也冬十月癸酉以師丹爲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
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
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
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
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

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
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
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
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年猶博取而廣求孝
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
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
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
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
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

上惡傅還傾
邪免官遣歸
復迫於傅太
后留爲侍中

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爲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秋九月，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

今褒、熲猶等請加共皇太

六皇后大
兼爲共皇立
廟京師獨孔
允得喜師丹
言不可

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
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
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
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
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
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
所以明尊無二上之議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
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大夫祭以天子其尸服以

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令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并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

丁傅子弟使
人上書告師
丹漏泄

申咸煠欽言
丹無罪各貶
秩二等

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
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卒難變易
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
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
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
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
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煠欽上書言丹經
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
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

帝策免師丹
以唐林言賜
關內侯

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謏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意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旣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未博傳晏與
短傳喜孔光
榮免傳喜

博傳喜師月
就國

二年丁傳宗族驕奢皆嫉傳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
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
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依違者連歲
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
順朱博與孔鄉侯傳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
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夏四月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
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不
宜奉朝請其遣就國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

策免孔光爲庶人

朱博爲相遂用其議詔共

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傅氏爲帝太后丁氏爲帝太后

傅太后呼太皇太后爲姬

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乙亥。策免光爲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朱博既爲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姬。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爲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

董宏復封高
昌侯師丹免
為庶人

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丞相博御史大夫
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關內侯師
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衰靡委政於丹。丹不深
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
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
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
人奏可。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
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
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

帝感楊宣之
言復封王商
子邑爲侯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勅令親屬引領以避
丁傳行道之人爲之隕涕况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
不慚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申子邑
爲成都侯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
共皇之園秋七月傳太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
晏鳳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
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
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卽許可
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

朱博約趙玄

劾奏博喜以

報博宴上窮

得其狀玄滅

死博自殺晏

前戶

上欲令丁博

處爪牙官

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

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爲庶人。上

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卽召玄詣尚書問

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

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滅玄死

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

博自殺。國除。冬十月，上欲令丁博處爪牙官，以光

祿。勲丁望爲左將軍。

四十春正月，上欲封博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

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顯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夏六月。尊帝太后爲皇太后。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

傳晏丁明

司馬將軍

日食杜

策直言

中

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者各一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
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
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儀。雖有父母之德。必
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
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
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
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

言語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
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
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
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今諸外家
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
軍屯寵意併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
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
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

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也。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丁巳。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大司馬王莽白。太皇

太后
遷居退就

小宮傅晏將

妻子徙合浦

下詔褒揚傳

喜

太后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意皆恩
亡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
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傳
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
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
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
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
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
曰丁姬

太后不欲發

共王母丁姬

共王恭固爭

遣子弟
共王母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勝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

張溥曰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後哀帝則定陶子。平帝則中山子也。史云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定陶恭王后張氏。其母鄭禮。傳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凡子嗣之與。欲有者未必卽得。得者非其欲有。卽帝王何庸力焉。傳太后躬抱哀帝。養視壯大。見成帝無子。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王根。

爲求漢嗣。成帝又賢哀帝而不能中山王。且云兄弟不得相入廟。遂立哀帝爲皇太子。成帝崩。哀帝卽位。傳太后尊親恩功無二。丁姬受成事而已。董宏冷褒段猶朱博等。獻諛稱尊。一時有四太后。丁傳子弟暴興。重侯累將。富貴倉卒。爲世劔日。然哀帝在位六年而崩。丁太后崩于建平之二年。傳太后崩于元壽之元年。奄忽俱在帝前。不能如元后壽考。傳晏丁明雖同日封。其權勢未王氏五侯若也。哀帝少惡王氏驕盛。欲

加裁節。僅遣根就國。免况爲庶人。莽則時用。時
罷。無所嚴譴。一旦帝崩。莽起用事。孝成趙后。孝
哀傳后。迫令自殺。定陶太后與丁太后。貶號發
冢。至土崩火出。群燕銜哀。哀帝之施于王氏者。
淺。于莽之讐帝者深。天下又皆是王莽。非丁傳。
何哉。成帝以來。王氏久貴。世執大政。黨羽已成。
丁傳驟出而傾之。衆不願也。莽初就國。吏民上
書賢良對策。訟寃者百數。莽掘平恭王母丁姬
故冢。公卿助將作者十餘萬人。當時人心知有

王氏不知有丁傳。王氏勢已極盛。但慮無令行。爾哀帝新立。尊號議起。莽附師丹。劾董宏。適與以名。益得矯行。而惑衆。夫帝欲抑王氏。莫若無尊丁傳。尊丁傳。必不能抑王氏。丁傳一尊。母論出王氏。上天下以爲不可。卽與王氏蔽天下。猶疑帝厚所生。而薄于爲人後也。帝初爲太子時。有司議傳太后。丁姬不得相見。元后獨許之。未央宮置酒。傳太后。張幄坐元后旁。莽奏徹坐。元后不怒也。四太后各置宮屬。傳太后呼元后。

通鑑
嫗內庭安之。元后誠盛德哉。惟元后之不妬。著
于深宮。斯丁傳之滿盈。聞于四海。賊臣杜門而
竊譽。弱主高拱而流謗。止此六年。而漢祚移爲
王氏矣。然中山馮太后與宜鄉侯之死。哀帝失
德爲甚。興獄者傳太后也。歿而不保山陵。亦足
爲通鑑剛暴之戒示。

詩無其典。懸香前。或自出。或而不。山刻亦。且
聖。及。吳。然。中。山。湖。木。日。與。宜。張。舟。之。派。美。會。德
蘇。譽。陳。至。高。其。而。能。經。重。此。六。手。而。萬。年。流。世
平。彩。當。祺。下。禮。之。滿。益。開。于。四。海。願。得。其。四。而
歌。內。與。之。之。以。其。滿。益。開。于。四。海。願。得。其。四。而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董賢嬖倖

漢哀帝建平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

董昭儀及賢
與妻並侍左

上豫爲董賢
起冢

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關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栢題漆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累愨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三月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

王嘉賈延諫
賜董賢等三
人爵

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知爵士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不得已且爲之止。秋八月辛卯上下詔。

王切責公卿
因封董賢爲

高安侯

將隆謀發
武庫兵送董

賢

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

也。民有七亡。君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

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絺繒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駢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玉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

臧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

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矣。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

彌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
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
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
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
書罷菴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
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天
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
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
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

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說。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从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

鮑宣請免董

賢孫寵息夫

弟徵何武師

丹彭宣傳袁

上納其言拜

鮑宣

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

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

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
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

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

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

宜拜鮑宜爲司隸禮上託傳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

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

陽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

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

正嘉封還益

封董賢及賜

傳晏商等國

詔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嘗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

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
賢已再封晏齋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
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
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
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
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
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
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初廷尉梁相治
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

獲治鞫譚
宗伯鳳奏可

人皆免爲庶

帝以王嘉封

還詔書借薦

梁相三人事

詰問

孔光公孫祿
王安馬宮號

節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
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爲相等皆見上體不平
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
意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
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
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
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
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爲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
罪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

勝阿指劾王
亂迷罔不道

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爲嘉言
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士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
爲嘉罪名雖應法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
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
廷尉詔獄使者旣到府掾史滄泣共和藥進嘉嘉不
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
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
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
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

不肯服
藥生詣廷尉

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
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
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
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
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
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
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比三人獄吏
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
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

嘉死恨不
能進賢退不

賢年二十
二為三公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
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
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十二月庚子
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
手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
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
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
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

孔光事董賢
甚謹上喜乃
拜光兩兄子
爲諫大夫常
侍

諸曹奉朝請寵在下傳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爲侍中弟闔爲中常侍闔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

使王翬
成女爲
感辭不敢

帝品賢有九
執其中語復
謂賢欲法堯
禪舜

爲子寬信求賢女爲婦使閔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
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
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
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
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
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
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
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

漢正哀帝
言復上書
力陳

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閼
出歸郎署。久之。太皇太后爲閼謝。復召閼還。閼遂上
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
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
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
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
典衛禁兵。無功對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
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襄神虵。

變化爲人。實生衷奴。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從。閔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主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夏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

董賢與妻自
殺王莽猶疑
其詐死

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
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
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
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
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
徒跣謝已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冊賢曰賢
年少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
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
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莽又奏

朱詡收葬董
王莽擊殺
之

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
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
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
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請去
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罪擊殺
詡

張溥曰漢成帝崩趙昭儀自殺哀帝崩董賢自

殺成帝昏夜平善鄉晨欲起失衣不能言晝漏

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得燕迫近

誠無所辭。哀帝之崩。董賢爲之自殺。何也。成帝寵幸張放。同臥起游行。放娶許嘉女。供張甲第。賞賜無數。號爲天子娶婦。皇后嫁女。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賢得幸人主。甚于放。哀帝崩。賢豈能獨生乎。漢書記佞幸。惟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閔孺。幸自全。文武之世。士人得幸者。鄧通。幽餓韓嫣。賜死寵過。身危禍深。女謁若者之始也。貝帶傅粉。謹身媚上。脩柔曼之容。示可憐之色。天子畜爲弄兒。宰相得行鞭撻。卑賤去俳優無

幾也。久之，人出貴族，名列公卿功臣之孫。公主
之子，身侍至尊，曜恩寢食，世以爲榮。下不知恥。
成帝愛張放，迫于太后，常涕泣遣之。薛宣、翟方
進執奏罪狀，左遷其官。哀帝尊寵賢，在丁、傅右。
又爲之殺王嘉，免丁、明、權、侁人主矣。哀帝建平
時，中山馮太后、東平王雲咸坐祭祠祝詛死。事
最慘礪，而賢反藉東平之獄封侯。成本支以悅
弄臣，何心乎？策賢太司馬，稱允執，其中從容飲
酒，欲遜以位，不知衛靈之疎于瑕，而效唐堯之

禪虞舜。帝豈真戲言哉。殆自謂身非孝成親子。又後宮無男。痿痺不任。誠不難敝屣天下。委于所愛也。元后殺趙昭儀。使王莽治之。繼殺賢。亦莽爲政。威福震海內矣。賢與孔光並爲三公。哀帝令賢私過光。光拜謁恭謹。兩兄子立爲諫大夫。常侍。帝方崩。卽承莽指。奏賢父子罪。發棺裸尸。家屬遠徙。小人之尤。何知朱詡之義乎。成帝臨朝淵嘿。博覽古今。而累之者趙氏。哀帝文辭博敏。幼有令聞。而累之者董賢。成帝有趙氏。雖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宋建安袁粲樞編次

大明太倉張洎溥論正

王莽篡漢東主封事最切太子是則平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

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

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

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

自名曰鶯字太孫四月下宮成太子鶯

王政君生子
鶯

立鶯爲太子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鶯爲皇太子竟
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
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昭儀又愛幸
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爲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
陽王康嘗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
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
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
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閑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
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

史丹伏青蒲
上涕泣言而
太子始無動
搖

元帝崩成帝
即位

王鳳用事

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上意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

楊興、駟勝等
言黃霧之異

為對王氏

谷永陰託於

王鳳

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

王氏五人同
百封侯

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
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
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疎相錯骨肉大臣有
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
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
地之明戒聽曖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
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爲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
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

劉向奏洪範
五行傳論

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山陰詩書古文。向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者，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王商奏免楊
彤爲王鳳所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

終不下

耿定張匡皆
爲鳳指使詆
毀商

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潁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

上欲以劉歆
爲中常侍王
鳳不可乃止

杜欽戒王鳳
專政鳳不聽

嗣爵爲樂昌侯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
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
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
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
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
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
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
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

帝欲久留定
陶王不得已
於王鳳而許
之國

王章言日食
之咎繇王鳳

睢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

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主，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象。今政事大小，皆自

章論鳳三大罪一遣定陶

王一罷王商一內張美人

於後宮

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自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

王
王章薦馮野

王音側聽王
章言以告王

鳳

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中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旨甚哀。太后聞之。

帝始感竊章
言繼以太后

故孺起鳳反
竊章大逆罪

死獄中

威帝之殺王
章猶元帝之
殺京房

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
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
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
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
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
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
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
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
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

王鳳使御史
中丞劾奏馮
野王賜告歸
家不敬免官
杜欽諫之不
聽

杜欽說王鳳
舉直言極諫
以救過

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
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罪疑從予所以
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
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
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
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
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
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
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

五侯皆通敏
人事好士傾
財

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群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

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止。詰。宦。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

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
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
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
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
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
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使

天子見向書
歎息悲

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雖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五年。自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將

王鳳薦王音
自代言譚等
五人不可用

土音以卑恭
得人司馬

譚音相與不
平

王音以從舅
越親用事

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
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
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
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
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
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旣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
音自御史大夫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

封音爲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

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

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

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

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

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

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

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

王商借上明
光宮避暑

上虛恐王氏
而不誅

通鑑卷之二十一
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橐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

平阿侯有隙。卽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差。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特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論。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

人皆重艱。

備言其言由是與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焉。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救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

王莽亦效王
音之術以專
王鳳

戴崇金涉箕
閱陽並陳湯
皆稱莽言

王莽以婢奉
朱博

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
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
乙未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
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表振施賓客家
無所餘收贖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
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
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
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
之卽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凡對音

王氏惟音爲
修整

王商黜逐
洪翟方進奏
免陳咸逢信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冬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爲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

愉福上書明
王章寃請納
天下之言抑
外戚之權

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
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
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爲九卿及王商黜
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
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
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
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

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衛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

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

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

有不順。莫能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戮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止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止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

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
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爲戒。最國家之凶患也。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
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
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
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
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
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莫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不當蒙方正。

方進劾下
立舉陳咸不

以實

錄寶發王立
貢寶草田事
上縣是廢立
引根

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
咸，勿劾立。十二月乙未，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
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
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
萬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
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
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
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

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

帝因張禹之
言不疑王氏

朱雲請斬張

禹

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
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
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
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
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
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
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帝曰：「惡叩頭流血請答朱雲。」

帝曰：「惡以旌直臣。」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

劉向因岷山崩而慮漢亡

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十一月衛尉侍

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

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嬀爲龍維。

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嬀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

長定宮。因嬀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

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計。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

后。嬀每入長定宮。輒與嬀書戲侮許后。嬀易無不言。

長取小妻

淳于長爲書戲侮許后

王莽發淳于
長身過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
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
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
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
語署置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自也莽曰
味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
與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
真衣物太后亦怒曰見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
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

立焉長求
疑之乃

按

融自殺淳
長獄死

王根薦王莽
自代

輔政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
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遣立立因上
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旣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
更有它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
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
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舉至大逆
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上使廷尉
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
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三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王莽前爲大司馬不廣尊尊之意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上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

事見丁傳用事

元壽元年初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

王莽令子獲自殺
周護宋崇等訟莽功德

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尚武公孫祿
獨不舉王莽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夏四月丙午哀帝卽位五月太皇太后詔太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

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六月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乙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莽邑戶，以爲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孔光承莽信
勅武祿互相
稱舉免官

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爲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特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爲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母將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人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

王莽拊毋將
降

莽令孔光奏
王立罪惡脅
持太后遺其
就國

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爲庶人徙合浦中
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
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
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
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于
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
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
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
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王統政誠可

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
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
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
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
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
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
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
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
士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八月莽復白太

莽進殺成后
袁后

彭宣惡莽專
權故求退

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
皆自殺。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
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
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
乞骸骨歸鄉里。竊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
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九月辛酉中山王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
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
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

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令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群臣請賜莽
號安漢公莽
爲固讓

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

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爲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爲太保，皆益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爲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旣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

莽建言褒賞
宗室群臣

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

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
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
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旣媚
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
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
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
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
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
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

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令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

申屠剛請徵

中山太后與

馬衛元職乃

罷歸

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止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

孫寶掛孔光
馬宮等功德
之說陳崇卽
潘濂指劾免

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雋郡
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
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
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
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
臣皆失色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
道病留弟家獨遺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
卽訊寶對曰年七十許罷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
坐免終於家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

莽出宅獻田
助給以媚悅
民

王莽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右將軍
孫建爲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爲右將軍郡國大旱
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
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
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
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
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
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
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

龔勝邠漢乞骸骨

梅福棄妻子去

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辛熟。公以時食肉。愛身爲國。六月。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夫琅琊邠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秋九月。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

莽風單于遣
王昭君女入侍

莽風單于上書爲一名

莽僞奏正十二女之禮

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厭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

莽僞謝采已
女以邀公卿
諸生上書

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
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卽上言身無德
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
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關
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
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
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
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
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

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文公曰：「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大使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

字非莽隔
絕衛氏

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夏大司徒司直
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爲宜恢
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
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
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
後受禍卽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
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
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
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

吳章大儒乃
叔正字以變

好恐其父遂
主要斬

上莽以灑血
事殺其子

云敞收莽屍

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
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
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
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甄邯等
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
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
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
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
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它師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

王莽迫殺敬
武長公主王
立王仁

甄豐承莽指
誣殺何武鮑

清華

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
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
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
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
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
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
者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
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

逢蕭掛城東
都城門

丁莽今崇伯
恩說爲人後
之誼

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
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
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
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
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

四年二月丁未，遣太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
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綬，入未央宮。大赦
天下。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
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

以新息、台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綬，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

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餼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爲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

上爵奏路建
等輟訟以此
文王卻虞芮

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
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作而退雖
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羣臣奏言
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
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
仍令議九錫之法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
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
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
種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亢谷鹽池平地

奏使平憲誘
良願等內屬
奏置西海

美草皆子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
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大平五穀成熟
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蚕自
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
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
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
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分天下爲十二州
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
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分京師置前輝光

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
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
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
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
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
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
力畢制禮作樂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
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

卽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
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
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袞冕
衣裳瑒瑒瑒秘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
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
一具柜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
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莽以皇后有子
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泉陵侯
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

行天子事

莽以毒酒執
帝而外爲金
縢之舉

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
如慶言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
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僞策請命
於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救諸公勿敢
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
石以上皆服喪三年秦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
元宗斂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
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

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靈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

又迫於

不得已下

今莽居攝

政降

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
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
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
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
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
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
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
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
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韞冕背斧依于戶牖之

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
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
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
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
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
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
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
春大射養老之禮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

張紹起
從者僅百
餘人故敗

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爲
上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以王舜爲太傅，
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甄邯爲大保，後承。又置四少，
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
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
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
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
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
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

永疎劉嘉皆
崇附莽皆封

侯

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
於是莽大說封嘉爲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
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
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爲奏自後謀反者皆汗池云羣
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
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十
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
攝宮奏可

二年五月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

陳豐約
劉字劉信劉
海劉匡起義
衆十餘萬

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
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
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
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
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
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
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
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字嚴鄉
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瓚。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

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
匡時爲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
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
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
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
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
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
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
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况爲震威將軍宗伯

趙朋霍鴻等
衆亦十餘萬
攻長安

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
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况爲奮威將軍，凡七人自
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
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
匠蒙鄉侯邊並爲橫壘將軍，屯武關，義和紅休侯劉
秀爲揚武將軍，屯宛。三輔間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
涿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
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檄令，相與謀曰：「諸將
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

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
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暉
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
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
保後封承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
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
曰：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
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
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

莽抱孺子又
有大語

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
聞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
於此謀，繼嗣圖功。遣大夫栢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
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破
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
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
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
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
信。

初始元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
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
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
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爲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
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
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
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
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
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

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閭，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建表
未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鯁鯁義等既敗，莽於是自
謂威德日甚，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卽真之事矣。羣
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爲公，封兒子光爲衍功
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
都侯，封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
宗之後，爲功顯君總纜，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
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
司威陳崇奏莽兒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况

子
光

新受迎
石
秦銅符帛

令殺人，况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宇及獲之字也。遂母子自殺。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爲侯。莽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院，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

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剏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母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始。初元年，漏刻。

充等六人
覺誅不克死

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
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
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
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卽真
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
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
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
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策書某者高
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

進銅匱
王莽逆卽

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
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闢齊并石牛事，下
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
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
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皇帝
之後，皇始祖者，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
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
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
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其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

定御王冠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將卽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救太后雅愛信之舜旣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面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

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_一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

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
說。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
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
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
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
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
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
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鴆殺王諫。而封
張永爲貢符子。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
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
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
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
莽婦人之仁。悲夫。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
韞。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丞相王
訢孫宜春侯咸女爲妻。立以爲皇后。生四男。宇獲前
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封宇

莽執孺子手
流涕

子六人皆爲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以太傅左輔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

王興令史王
盛賣餅以姓
名應符命得
封公

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
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
是爲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
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爲立
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
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
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
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
數百人諸劉爲郡守者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

莽以字子妻
孺子嬰

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
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
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
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
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
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
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
分屬三公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注中都官
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爲六監皆上卿改郡太守曰

莽以四夷僭
號稱王者更
爲侯

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常樂室長
安曰常安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
封王氏齊縵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總麻爲
男其女皆爲任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又曰漢氏諸
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
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
侯於是漢諸侯王立十二人皆降爲公王子侯者百
八十一人皆降爲子其後皆奪爵焉莽因漢承平
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

以黃帝爲
祖虞舜爲

祖

之其心意未滿。歷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乃自謂
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
之王家。因以爲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舜爲始祖。追
尊陳胡公曰陳胡王。田敬仲曰齊敬王。濟北王安曰
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媯陳田王五姓
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封陳崇田豐爲侯。以奉
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
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以漢高廟爲文
祖廟。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

命等十

人班符命

四十二篇於天下

劉嘉劉閔劉成者獨以媚

解其復名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寃

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

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

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

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卽授新室

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改漢印文去璽曰章

二年春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

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

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恭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
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
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
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
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
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肉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
尺土。藩翼之備。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

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懲戒
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
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
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
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湘
漢之陽。巨九疑。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
胡越。天子自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
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
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

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而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

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
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
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
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
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
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
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
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
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惟恐在

邱建奏罷漢
八諸廟及諸
劉爲吏者

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卽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等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

劉龔等三十二人姓王

亦欲嫁后於
小廷子后發
不肯起

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莽曰。可。
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
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
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
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定
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
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
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傍
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莽之謀篡也。

陳崇請絕戲
符命者

莽居攝之前
出於劉慶謝
諱田終術

史民爭爲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
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
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
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爲莽
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
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官
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
慶。前輝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
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

甄尋以造符命致父子俱死并連劉棻王隆等

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卽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

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侍中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王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三年，莽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爲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是爲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等爲胥附，犇走先後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

昇迎龔勝爲
卽友祭酒勝
不食死

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卽拜爲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十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
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
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
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未有行意。必爲子孫
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
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
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勅以棺斂喪事。衣周於
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
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

薛方郭欽療
謝陳咸父子
柴融禽慶蘇
章曹竟皆不
任莽

之士又有琅邪紀遠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
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遠兩唐皆仕莽封
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敝履空被虛偽名郇相爲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
子遣使視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
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
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
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
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隃糜郭欽爲高

郡太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
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哀平
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
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
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
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
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

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路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四年。初莽爲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

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
殿以爲文母簋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
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
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
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今有知我乃
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
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
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

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涇陵與元
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
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

天鳳二年春二月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
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
得以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
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
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節

上恭畏備臣
下專用宦官

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
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
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
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顯
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
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
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
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
眊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

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

百入。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卽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隣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旨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

五年春正月，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

恭欲以改元
銷解盜賊

部方畧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
 間者國張六筮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
 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
 貸犁牛種食闕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
 官琅琊樊崇起兵於莒
事見光武
平赤眉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
 六歲十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巳當如黃帝僊升天
 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壓之又下

馬適求謀誅
奔而死

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五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調校尉之號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秋七月，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曰：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

鍾惲說王莽
就臣位乃繫
身

王况以作讖
書被殺

公孫祿請誅
宗實唐尊劉

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汝南鄧惲明天文。歷
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
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
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然天不與也。四

二年春正月十者。王况謂魏成大尹李焉曰。漢家當
復興。李氏爲輔。因爲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
皆殺之。是歲南郡秦豐聚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
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
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刻漏。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

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里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義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

詞況上平定
盜賊之策莽
反遣人代監
其兵

終不論其故。是歲荊州牧發犇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社。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賊馬武等復遮擊之。鈎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轉擊雲社。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翼平連帥田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佐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

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服。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

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
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
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
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三年夏四月遣更始將軍廉丹等東討衆賊

事見光武平赤

晉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

食重爲煩費綠林賊遇疫疾死者且半乃各分散

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
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

莽遣將不與
兵符

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訥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廩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饑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秋七月，新市

王業市梁飯
肉羹示莽以
匿民飢

志衍說廉丹
以大義丹不
恥而戰死

賊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
號平林兵以應之。莽以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
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
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
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
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
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
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
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

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
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
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
城附賊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
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
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
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
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鞞節
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

莽染鬚髮立
皇后以外示
自安

等二十餘人別鬪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
犇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
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
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
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漢宗室劉秀等
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

事見光
武中興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二月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
須髮立杜陵史誕女爲皇后置後宮位號視公卿次
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

金滕之
以示人

涉以西門
惠之言與

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
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
萬之師剝絕之矣王莽遣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發
兵四十二萬圍昆陽劉秀發諸營兵三千人大破之

事見光
武中興

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
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泣以示羣臣

夏六月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識

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
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夫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

漢以全宗族。秋七月，伐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

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剄忠，收其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爲

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爲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鱖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八月，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

奉聽崔發言
仰天大哭求
救

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
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攻武關都
尉朱萌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
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宜
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
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殮
粥甚悲哀者除以爲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
人皆以虎爲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
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

是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圖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關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破莽波水將軍。追犇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

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勞輝等分將兵，距擊北關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燬，亡。巳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闔，呼曰：「反虜王。」

王邑父子
傳王巡苗所
辱王盛皆
爲恭故與康

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
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
前殿火輒隨之莽紺紵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
於前莽旋席隨斗柄面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
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欲阻池
水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
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倚中睦解衣冠
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
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

丹汝雲王隆
寺俱不得其

王邑父子覺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舖時衆兵上臺
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
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
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
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
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
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
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

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
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
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
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執。險於
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
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
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
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害徧

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張溥曰：王莽之興，繇孝元后，后父禁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卽元后，政君，長男鳳，次則曼，譚崇，商立，根，逢，時也。鳳崇與元后同母，成帝卽位，鳳領尚書，崇封安成侯。又六年，譚等五人同日封侯。蓋先貴，太后同母，而次及諸舅也。太后同產畢侯，獨曼早死，不得封。曼長子永，又先亡，乃

封莽爲新都侯。時成帝永始元年也。比諸父侯。後十餘年矣。王鳳以建始元年秉政。陽朔三年卒。用事凡十一年。害丞相王商。殺京兆尹王章。權震中外。鳳卒。王音代政。四年音卒。王商繼之。四年商卒。王根繼之。四年病免。莽爲大司馬。成帝崩。哀帝立。莽以爭定陶尊號。罷就第。居家取聲譽者六年。哀帝崩。莽領尚書。迎中山王箕子立之。是爲平帝。年僅九歲。元后臨朝。元始四年。莽遂弑帝。立孺子嬰。初始元年廢之。莽自立。改

漢爲新原莽之取天下。非有奇功殊能。足以號令海內。卽漢之所以失。亦非有桀紂之行。幽厲之禍。內爭外訐。權臣起而中分之也。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哀帝在位六年。合三主之享國。止四十八年。而元后壽且八十有四。天下之勢。盡歸王氏矣。元帝病于優柔。成帝病于好色。哀帝病于男嬖。皆中主之才。遭世承平。府庫充仞。四夷賓臣。遂縱情慾。不顧後嗣。豈知取而代者。有人在焉。牖几闔之間乎。元帝之

世。玉氏不顯。哀帝尊丁傳。寵董賢。于王氏則稍抑之。王氏號爲榮盛者。獨成帝時二十六年耳。然成帝寵之。哀帝抑之。則天下之非在哀帝。成帝寵之者二十六年。哀帝抑之者止六年。則天下之勢。又當在王氏。而不在哀帝。且王商避暑。明光。王根赤墀青瑣。其人類驕奢子弟。無大志。不足慮。莽獨佐以矯飾。窺問丁傳。專攻主上之闕。旣擅其勢。復竊其名。帝無壯子。忽棄山陵。孔光。群小。同聲勸進。王氏欲無帝。得乎。元后貴異。

同宗五將十侯。卒成新都。莽媚糴太后。無所
極。及廢子嬰。求傳國璽。始涕泣投地。黑貂漢臘。
徒悲無及。婦人之仁。能養亂。不能救亂。與其崩
于新莽建國之五年。孰若先哀帝而崩之之爲
愈也。

帝崩之昔二十六

年。哀帝崩之昔二十六

年。哀帝崩之昔二十六

年。哀帝崩之昔二十六

年。哀帝崩之昔二十六

年。哀帝崩之昔二十六

同宗

及

如

流

泣

投

地

Vertical text column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damage.

念

年

石

方

今

而

同宗

同宗

及歷年...

...

...

...

...

...

...

...

...